

312691

~~002627~~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紀 廉 詩 选





蘇氏然

統一書号：10019•1203

定 价： 0.98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紀 廉 詩 选

亦 潛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Nicolás Guillén
POESÍAS

紀 廉 詩 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203 字数101,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4 $\frac{13}{16}$ 插页1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4) 0.98元

前 言

古巴是中美洲一个岛屿，象一条长蜥蜴似的横躺在加勒比安海中。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首先踏上的，就是古巴的土地。从此，古巴就套上了沉重的殖民枷锁，先是西班牙制，后是美国制，使这块世界上最甜的土地变成了最苦的土地。一百多年来，古巴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自由，洒了不知多少英勇的鲜血；古巴人民的歌手：何塞·玛利亚·埃累迪亚和何塞·马蒂等，都在他们的诗歌中热烈颂扬了祖国人民的英勇斗争。

二十世纪初，古巴人民的独立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即彻底摆脱美国帝国主义者奴役和控制的阶段，古巴的人民诗人尼古拉斯·纪廉，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他的创作的。

尼古拉斯·纪廉，是古巴当代杰出的进步诗人，古巴人民社会党党员。1902年7月10日，他生于古巴的卡马圭城，父亲原是一个自由派的参议员，在1917年的战争中死去。父亲死后，纪廉当了印刷工人，一面作工，一面准备考大学。1921年，他进大学念法科，第二年就离开学校，致力于新闻事业和诗歌创作。

纪廉是属于古巴的所谓“共和第二代”的诗人之列。这一代的诗人出生于古巴独立战争胜利之后不久（即大约在1898—1910年之间）。他们是痛苦的一代，因为他们在青年时代就看

到了偉大的革命先輩們流血斗爭所爭取的希望已經幻滅。他們的生活中所經歷的，只是人民的流血斗爭，統治階級的殘酷專制，以及屢次的經濟危機（尤其是1920—1921年的經濟危機，留下了嚴重的後果）。他們看到自己的祖國擺脫西班牙統治不到二十年，美國帝國主義者的魔爪就伸到了這塊美麗的島嶼上。因此，這些詩人，除了少數，如布魯爾(Mariano Brull)、弗洛里特(Eugenio Florit)之流，還高居象牙之塔，孤芳自賞，埋頭於所謂“純粹的詩”外，大多數都深深感到自己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是不可分割的，深深感到自己作為一個詩人，對祖國對人民應負的責任，便立志把自己的創作和人民結合起來。人民的詩人紀廉，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之下成長起來的。

然而，尼古拉斯·紀廉的詩歌所以比他同時代的詩人的詩歌更富有戰鬥性，更接近於人民，卻是因為他兼有了當時兩個流派的詩人的特色。他一方面致力發掘和發展古巴黑人和黑白混血種人的民間詩歌和民間謠曲，從他們的生活和鬥爭中去體會他們的感情和思想；另一方面，他也十分注意詩歌的社會政治內容和熱烈的戰鬥性。因此，他的詩歌充滿了古巴民族特有的旋律和氣氛，可以伴着音樂演唱，而又充滿了鬥爭的號召，具有激發人心的熱情的力量。

不過，紀廉的詩歌創作道路，也是經過了一個發展過程的。他的第一部詩集《音響的動機》(Motivos de son)，出版於1930年；第二年，又出版了另一部詩集：《桑哥羅·可桑果》(Sangoro Cosongo)。這兩部詩集代表了他早期創作的方向，即比較側重於民間詩歌體裁和詩歌的音響效果的方向。不久之後，另一部詩集《西印度有限公司》(West Indies Ltd.)于

1934年出版了。这部詩集的出版，标志了紀廉創作生涯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也就是說，自此以后，詩人毅然地走上了更積極的战斗的詩歌創作道路。在这部战斗的詩集里，一切成为他日后創作主題的事物：美国帝国主义者对安的列斯群島各国的政治經濟侵略，种甘蔗的黑人和黑白混血兒所受到的奴役和剝削，都在他憤慨的詩句中出現；他以无比的热情号召祖国人民为自己的独立自由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独裁統治者进行斗争。

1937年，紀廉在墨西哥出版了詩集《給士兵們的歌和給游客們的韵律》(Cantos para soldados y sonos para turistas)。这一年，西班牙人民展开了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紀廉到了西班牙，他一手拿槍作战，一手拿笔写出了歌頌西班牙人民英勇斗争的詩篇；这些詩，刊载在当时瓦棱西亞出版的詩集《西班牙，四种苦恼和一个希望》(España, poema en cuatro angustias y una esperanza)中。

1945—1948年間，他一直在国外流亡，漫游了欧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在拉丁美洲各国，他作了許多講演，1947年并在阿根廷出版了詩集《完全的音响》(El son entero)。

1952年，紀廉曾到我国訪問，1953年，又应邀到我国参加包括古巴革命英雄何塞·馬蒂在內的世界文化名人紀念会；1954年，他获得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

这本选集中，《人民的鸽子在飞翔》等二十九首，系选自詩人自編的手稿，《給热情之花》等十一首，系选自苏联《星火小丛书》；《紀廉詩选》，《姓氏》等三首，系选自法国比埃尔·塞格斯書店出版的詩集《安的列斯悲歌》。

譯 者

目 次

前言	1
人民的鸽子在飞翔	1
干杯祝词	4
甘蔗田	7
汗和鞭子	8
我的祖国表面看起来很甜	10
茅茅	14
波多黎各之歌	17
当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	20
吉他	23
绿色的长蜥蜴	26
美国佬，滚回去！	28
警察	30
普洛夫迪夫小曲	31
城墙	33
坎塔里索之歌	35
谜语	43
我不劳动他们就杀死我	45
西印度的瓜德鲁普	47

兵士，学会放槍·····	48
你和我·····	49
美国佬和士兵·····	51
薩巴斯·····	52
两个祖先的歌·····	54
用来喚醒一个黑小孩的搖籃曲·····	57
甘蔗·····	60
西蒙·卡拉巴約之歌·····	61
給安的列斯海的兒童們的歌·····	64
軍曹何塞·伊涅斯和士兵米格尔·帕斯·····	66
王澤宇之歌·····	84
給热情之花·····	86
委內瑞拉之歌·····	89
委內瑞拉·····	91
危地馬拉之歌·····	92
一个黑人在紐約唱歌·····	95
順路走·····	97
小客店·····	99
唉，太太，唉，邻居·····	101
悲歌·····	103
两个男孩·····	105
我的小姑娘·····	108
鮐氏·····	109
古巴的悲歌·····	116
蘇苏斯·梅南德斯挽歌·····	123

人民的鸽子在飞翔

你，你在瘟疫将军的
阴森森的暗影底下，
玩弄着伤寒菌的瓶子，
玻璃包着的脑膜炎菌；
你出动了一种肺蝇
去轟击人类的肺臟；
你使得跳虱成了博士，
精通杀人的科学；
你看看那些洁白的云吧，
只要看看那些白云：
象一支永恒發射的箭一样，
人民的鸽子在飞翔；
象一支永恒發射的箭一样，
飞过大地又飞过海洋。

你，你在一个充滿了
即将凝結的鮮血的紅梦中，
高举着刀劍在奔馳，
騎着一只顏色象紅茶花的母牛，

一一数着所有死尸的总数；
你一下子就要把他們埋葬掉
（或者是施放一陣毒烟，
或者是干脆使用刀槍）；
你看看那些坚定的手吧，
只要看看那些坚定的手：
象一支永恒發射的箭一样，
人民的鸽子在飞翔，
象一支永恒發射的箭一样，
飞过大地又飞过海洋。

你，你每天醒过来的时候
都已经作了一次野蛮的梦；
你的手象爪子，眼睛象石头，
声音象哭丧的雷鳴；
你看看高处的白云吧，
看看那大幅清晨的天幕，
还有那些高举的坚定的手，
誰也不能把他們打倒，
那边有顆星星高悬空中，
只不过是一顆高高的星星：
象一支永恒發射的箭一样，
人民的鸽子在飞翔，
象一支永恒發射的箭一样，
飞过大地又飞过海洋。

你，你把应付托給生命的東西
全都付托給了死神；
你豎起了耳朵注意傾聽
等待着第一炮響徹天下；
但這是一個春天的花園，
這裡沒有發臭的腐肉
能讓你飛過留下骯髒的足跡；
寂寞孤零的黑夜的禿鷹，
听听我的希望之歌声吧，
只要听听这个歌声：
象一支永恒發射的箭一樣，
人民的鴿子在飛翔，
象一支永恒發射的箭一樣，
飛過大地又飛過海洋。

干杯祝詞

——給何塞芬娜·貝克

怎么回事，發生了什麼，

何塞芬娜·

巴克尔？

（我說的是巴克尔，照你用法語的發音）。

怎么回事，發生了什麼，

能不能够

知道？

他們拒絕給你

一張桌子和一只小凳嗎？

濃眉緊蹙的酒吧主人，

雖然你的双脚聖潔，

但因為你的皮膚黑色

而拒絕給你打雞尾酒嗎？

Oh yes,

Very well,

OK,^①

① 英語：啊，是的！很好！行！

何塞芬娜啊，民主
在北部行得不很通。
在南部，吉姆·克劳^①和林奇^②携手共游，
他們一起坐下来吃飯。
在东部，見鬼，
在东部也一样，
做个黑人就成个问题，
这些问题没法解决。
在西部，一个黑人所能享受的，
比一条狗还不如。
总之，那边的風向針，
应该送去修理修理。

祝你好啊（暫且这样說），祝你交好运！
举起你的杯子来，咱們干一杯！
本来他們还可以对你施行私刑呢。何塞芬娜，
現在他們只不过不讓你进舞厅罢了！

以后呢？外边是
熾热的馬路在等待着。

① 吉姆·克劳 (Jim Crow)：美国参議員，主張种族隔离，成为反动种族主义的代表。

② 林奇 (Lynch)：十七世紀时美国南卡罗林納州的法官，最先使用殘酷杀害黑人的私刑。

以后咱们再来吧。

Oh yes,

Very well,

O. K,

甘蔗田

一只鸽子告诉我，
它飞过古巴的时候，
听到一片甘蔗田里，
有人吟出这首十行诗：

——甜甜的甘蔗引诱着我。
因为它的汁液充满了糖，
汁液经过了仔细的品尝，
嘴里留下的总是甜少苦多。
砍伐甘蔗是我份内的活，
但是命运是这样的残忍，
虽然我用钢刀砍它的腰身，
它却得到了实在的利益，
因为它的生命全靠我的砍击，
而我则在它的血里丧生。

汗 和 鞭 子

鞭子，
汗和鞭子。

太阳很早就醒了，
看到了赤足的黑人。
满目疮痍的身体
裸露在田野上。

鞭子，
汗和鞭子。

風吹过的时候喊叫：
——每一只手都是多么美的黑花！
血就回答它說：咱們走吧！
風对血說：咱們走吧！
他滿身鮮血地站起来，赤着脚。
甘蔗田在战抖，
給他讓开了路。
后来，天也默不作声，

天空下面是这个奴隶，
主人的血染红了他全身。

鞭子，
汗和鞭子，
主人的血染红了他全身。
鞭子，
汗和鞭子，
主人的血染红了他全身，
主人的血染红了他全身。

我的祖国表面看起来很甜……

我的祖国表面看起来很甜，
里面其实苦不堪言；
我的祖国表面看起来很甜，
它有翠綠的春天，
它有翠綠的春天，
还有一个灼热的太阳在中間。

多可恶的蔚藍的天空，
看着你的痛苦无动于衷！
多可恶的蔚藍的天空！
唉，古巴，这就是上帝的賜予，
唉，古巴，这就是上帝的賜予，
虽然你的天空是多么蔚藍明耀！

一只木头的小鳥
嘴里給我衔来了一首歌；
一只木头的小鳥。
唉，古巴，我真想告訴你知道，
因为我对你的了解是这样多。

唉，古巴，我真想告訴你知道，
你的棕櫚樹是血淋淋的鐮鏑，
你的棕櫚樹是血淋淋的鐮鏑，
流入你的海里的是眼淚的江河！
透過你表面上的微笑，
我既然對你的了解這樣多，
我看到了鮮血和淚水的江河；
透過你表面上的微笑，
是鮮血和淚水的江河；
透過你表面上的微笑，
是鮮血和淚水的江河；
透過你表面上的微笑，
是鮮血和淚水的江河。

在田地上勞動的人，
好像埋葬在一個墳墓里，
還未出生魂魄就離開了身體，
在田地上勞動的人。
在城市里生活的人，
唉，古巴，他是個乞丐：
挨飢受餓，滿身是債，
為了求施舍而到處敲門，
雖然他也是禮帽頭上戴，
并在交際場合上舞姿斯文。
(我在自己的歌里這樣感慨，

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令人悲愤。)

今天是美国佬，昨天是西班牙人，
是的，先生，
这土地原来是我們的份兒，
但是可怜的人兒总見到，
今天是美国佬，昨天是西班牙人，
当然啦！
这块土地多么孤單苦悶。
这块原是我們份兒的土地！

別人伸来的手只要不放松，
就一定要馬上紧握住它；
別人伸来的手只要不放松，
無論是中国人或黑人，是白是紅，
無論是中国人或黑人，是白是紅，
我們都要伸手給它。

一个美国水兵，
好，
在碼頭旁边的酒店里面；
好，
一个美国水兵
想动手把我欺凌，
想动手把我欺凌，

但是他馬上死了在那边，
好，
但是他馬上死了在那边，
好，
但是他馬上死了在那边，
这个美国水兵，
竟在碼頭旁边的酒店里面
想动手把我欺凌，
好！

茅 茅*

所有的墨水都用来
談論茅茅，說他們是
爪子燙热的狼，是專吃
英国人的黑人。
报上大字的标题
报道說有十个茅茅
杀死了一个英国人。
(这里保守秘密的是：正是
这个英国人在某一天
曾經和别的英国人一起
离开了倫敦，
而且用干脆迅速的办法
把自己那把用粗鉄打成的
古色古香的旧式匕首，
刺进非洲血淋淋的肌膚里，
給它带来火藥、梅毒，

* 茅茅 (Mau—Mau)：是非洲怯尼亞人民反殖民主义的一个有名的爱国組織，1952年成立；成立以来，一直为怯尼亞人民的独立自由向英帝国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

还有How, the, money, yes^①。

触目惊心的标题
述說有一百个茅茅，
夺取了一百座舒适的
大不列颠的住宅，
而且有一百个英国人
在这次野蛮的突袭中牺牲，
到处是火、血、死亡。
(这里保守秘密的是：正是
对着这一百个英国人
倫敦曾經多次囑咐过：
——杀茅茅吧，吃茅茅吧。
夷平、燒掉怯尼亞吧。
不要讓一个吉庫犹人^②
活在上，讓他們的老婆
在自己的餐桌上
永远只能看到灰燼，
永远看到自己的肚子干癟。)

触目惊心的标题
述說茅茅竟然

① 英語：怎么，錢，有的是。

② 吉庫犹 (Kikuyu)：非洲怯尼亞的黑种民族。

象一条泛滥的河一样，
把金黄色的庄稼摧毁，
在水里施放毒药，
烧毁肥沃的土地，
杀死公牛和牡鹿。
(这里保守秘密的是：正是
他们才是十万座草房的主人
树木、雨水的主人，
海洋、山岳的主人，
是种子和田畦的主人，
是云霞和风的主人，
又是和平的主人……)
哦，是的，英国老爷，
也许你会明白的：
You know^①；他们才是主人。

① 英語：你知道嗎？

波多黎各之歌

波多黎各，你好嗎？

你跟你那位結盟伙伴^①在一起过得怎样啦？

你这样温柔，这样嬌小，

在你身边的却是这样一个巨大的野蛮人。

能跟山姆叔叔在一起，

真是三生有幸！

但他又高大，又凶狠，又强壮，

你走在他身边，

活象个小伙計，

活象个随便拉来的跟班，

活象人家走路拿着的

一根手杖或是一柄雨伞——情形是一样的。

原諒我比喻得这样不客气，

但这难道不是事实？

那些杀你的人們

① 美国自称与波多黎各互为“結盟伙伴”，借以掩盖它对波多黎各的殖民政策。

發誓說你福氣不淺。根本不是！
你臉色蒼白，
你目光露出致命的貧血症；
你說着一種不三不四的怪言語，
一半是西班牙語，另一半是Slang^①；
不管你乐意不乐意，
你还是被趕去穿洋過海；
人家一推就把你推下朝鮮的泥坑，
哪怕你連替誰打仗還糊里糊塗……
波多黎各啊，這是
多奇怪的結盟伙伴啊！
原諒我比喻得這樣不客氣，
但這難道不是事實？

小弟弟啊，瞧呀！
不是我想指點你，
我只是想親切地跟你談談，
就象在街角上或是酒吧里閑談一樣。
我認得你的敵人，
（我們這兒的敵人也是他），
他是吸去你的血和蔗糖的伙伴，
這就是所謂結盟伙伴，

① 英語：美國俚語。

United States and Puerto Rico^① ,
The New York City with San Juan^② ,
曼哈頓与波林根^③ , 絞索与脖子,
只不过是如此罢了。
原諒我比喻得这样不客气,
但这难道不是事实?

① 英語：美国与波多黎各。

② 英語：紐約市与聖胡安（波多黎各首都）。

③ 曼哈頓（Manhattan）：美国紐約市赫德逊河上的島；波林根（Borinquén）：
波多黎各的印第安語原名。

当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

当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
等候着我的連一个人也沒有；
所以我就只好到处行走，
权且解解心里的痛苦憂愁，
因为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
告訴你，
等候着我的連一个人也沒有。

我瞧着人們出生在我眼前，
我瞧着人們走过他們的長途；
應該走路。
應該注視，才能看見，
應該走路。

別人在哭，我却在笑，
因为笑就是健康的胸怀：
是代表我的力量的長矛，
是保衛我的道德的甲鎧。
別人在哭，我却在笑，

因为笑就是健康的胸怀。

我用自己的脚走路，
不用假腿也不用拐杖，
我整个响亮的音域，
都用来尽情地歌唱。
我用自己的脚走路，
不用假腿也不用拐杖。

我的灵魂居于活生生的血肉之中，
我在下層梦想并且劳动；
下層的人必将成为主人翁，
那些高高在上的必将被赶出皇宫。
我的灵魂居于活生生的血肉之中，
我在下層梦想并且劳动。

有一些人对我并不喜欢，
因为我的地位十分卑賤；
总有一天他們会看到自己的死亡，
到时我也会在他們的葬禮中出現，
虽然他們对我并不喜欢，
因为我的地位十分卑賤。

我瞧着人們出生在我眼前，
我瞧着人們走过他們的長途；

應該走路，
應該注視，才能看見，
應該走路。

当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
告訴你，
等候着我的連一個人也沒有；
所以我就只好到处行走，
告訴你，权且解解心里的痛苦憂愁，
告訴你，
因为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
告訴你，
等候着我的連一個人也沒有！

吉 他

挺身躺在清晨里，
坚固的吉他在等待：
深沉木质的声音
绝望嘶鸣。

它鏘鏘响亮的腰身，
是人民嘆息的地方，
肚里怀了歌声，坚韧的肉筋
拉得绷紧。

当月亮正在隐没的时候，
孤单的吉他在发亮发响，
它已经不为穿着拖地长裙的女奴
伴奏跳舞。
它离开了车上的醉汉，
它离开了阴暗的舞厅，
这舞厅的寒冷几乎使它送了命，
一夜又一夜无休无完；
现在它抬起了纤细的头脸，

它屬於世界也屬於古巴，
既沒有鴉片，沒有魔法，
也沒有古柯鹼。

来吧，昔日的吉他，
再来受受折磨吧，
它的老朋友在等待着，
不願把它放过！

願它永远挺着身子不倒下，
带来它的笑容和它的眼泪，
願它把自己石綿般坚韧的指尖
紧紧抓在生活上面。

拿起它吧，彈吉他的人，
把它嘴上的酒味洗掉，
就在这个吉他上，彈奏出
你的响亮的歌声。

成熟的爱情的歌声，
你的响亮的歌声；
爽朗的未来的歌声，
你的响亮的歌声；
勇敢地踏在城墙上的歌声，
你的响亮的歌声……

拿起它吧，彈吉他的人，
把它嘴上的酒味洗掉，
就在这个吉他上，彈奏出
你的响亮的歌声。

綠色的長蜥蜴*

安的列斯群島的海洋，
也叫做加勒比安海，
无情的浪濤冲击着，
溫柔的泡沫点綴着，
后面被太阳追逼，
前面被海風抵擋，
古巴在地圖上航行，
一条綠色的長蜥蜴，
石塊似的眼睛盈滿了水珠。

高聳的甘蔗，
給她織成了一頂高高的冠冕；
但不是自由的皇冠，
却是奴隶的头枷。
穿上了錦袍，外面看来象女皇，
解开錦袍，原来却是奴婢。
伤心人中的伤心人，

* 古巴島的地形象一条蜥蜴。

古巴在地圖上航行：
一條綠色的長蜥蜴，
石塊似的眼睛盈滿了水珠。

在海洋的岸邊，
你，海上的獄卒，
緊緊地監視着，但你瞧瞧
瞧瞧長矛的尖鋒，
听听浪濤的怒吼，
听听烈火的呼號，
瞧瞧覺醒了的蜥蜴；
把你伸到它地圖上的爪子縮回去：
一條綠色的長蜥蜴，
石塊似的眼睛盈滿了水珠。

美国佬，滚回去！

我知道古巴有一个地区，
美国国旗在那兒称尊称王，
古巴的国旗却成了犯禁的物品。
他們出煤，我們却出血和泪。
美国佬在那兒揮舞着皮鞭。
我的人民，应不應該在今天
学学用美国話来喊一遍：
美国佬，滚回去！

我知道有一个种植园地区，
那兒的飞鳥連唱歌也不敢，
你在那兒会被人放进猪圈，
并且把你象檸檬一样榨干。
美国佬在那兒揮舞着皮鞭。
我的人民，应不應該在今天
学学用美国話来喊一遍：
美国佬，滚回去！

我知道有一个集中营的地区，

清白无辜的囚徒在受苦受难，
他們只有做梦时才离开营房的牆壁，
向背后开枪在那边是合法而又当然。
美国佬在那兒揮舞着皮鞭。
我的人民，应不應該在今天
学学用美国話来喊一遍：
美国佬，滾回去！

帶着“华盛顿洪荒莽林”的印鑒，
四只手，紅紅的臉，
史密斯先生打扮一新到我們这里来，
大使館里設招待会，碰杯声音响遍。
美国佬在那兒揮舞着皮鞭。
我的人民，应不應該在今天
学学用美国話来喊一遍：
美国佬，滾回去！

警 察

警察，
——脚步象地毯一样輕，
眼睛象猫一样灵——
从暗处向外張望。

猫在警戒着。
一有影子經過，
警察
就馬上躲到地毯底下。

是警察！
把地毯揭开！
把躲在地毯里的
猫兒打死！

普洛夫迪夫小曲

——保加利亞

在古鎮普洛夫迪夫，
远远地，在那边，
我的心有一天晚上死去了，
不过如此。

一陣長長的碧綠色的目光，
远远地，在那边，
潤湿的、不可侵犯的嘴唇，
不过如此。

保加利亞的天空在閃耀着，
远远地，在那边，
充滿了顫抖着的星星，
不过如此。

啊，街上慢慢的地步，
远远地，在那边，
一去不复返的最后的地步，

不过如此。

在神秘的門口旁边，
远远地，在那边，
潔白的手，輕輕的一吻，
不过如此。

城 墙

为了筑成这座城墙，
大家都把手伸过来：
黑人伸出黑手，
白人伸出白手。

啊，

我們要在地平綫上
筑起一座城墙，
从海滨伸到山巔，
又从山巔伸到海滨！

——咚，咚！

——誰呀？

——玫瑰花和石竹香。

——把城門打开！

——咚，咚！

——誰呀？

——上校的利劍。

——把城門关起来！

——咚，咚！

——誰呀？

——鴿子和月桂花。

——把城門打開！

——咚，咚！

——誰呀？

——蜎子和蜈蚣。

——把城門關起來！

——咚，咚！

——誰呀？

——馬蒂來拜訪你……

——把城門打開！

讓我們把人的手都聯在一起，

築成一座城牆：

黑人伸出黑手，

白人伸出白手。

我們要在地平綫上

築起一座城牆，

從海濱伸到山巔，

又從山巔伸到海濱！

坎塔里索之歌

一 坎塔里索在一家酒吧間

(游客們坐在酒吧間，坎塔里索彈着他的吉他；开始唱起一首歌曲。)

——別因为我唱歌才付錢給我，
我并不是为你們歌唱；
你們現在該听听
从前我一直不說的話。
是誰叫你們来的？
花你們的錢吧，
喝你們的酒吧，
买你們的瓜槌^①吧，
但可別收买我，
但可別收买我，
但可別收买我。

① 瓜槌：是古巴的一种藤类植物，它的果实形状如小瓜，晒干了加上柄子，外塗顏色，里面留下种子，搖动时發响声，用作乐器。美国游客游古巴时，多买来作紀念。

这些紅皮膚的美国佬
全是龙虾的兒子
把他們生下来的，只是一瓶……
只是一瓶甜酒。
是誰叫你們来的？
你們活得闊气，
我却命也不保，
你們在大吃大喝，
我却不能，
我却不能，
我却不能。

我虽然是个穷苦的黑人，
但也知道世界已經轉动不灵；
唉，我認得一个机械匠，
他有办法来修理！
是誰叫你們来的？
回到紐約去吧，
下一次叫穷人們来吧，
跟我一样的，
跟我一样的，
跟我一样的！

对他們我就伸出手去，

跟他們一起，我就歌唱，
因為他們懂得的歌曲，
也就是我懂得的。

二 訪問一幢住宅

(遊客們到了一幢住宅。坎塔里索唱着一首不能伴舞的歌曲。)

——留在豪華的大旅館里，
倒不如停下來瞧瞧這幢住宅；
旅館里看不見的東西，
你們在這裡可以看個飽。
先生們，向你們介紹
這位廚子胡安：
他有一張桌子，他有一張椅子，
他有一張椅子，他有一張桌子，
還有一個煤油爐。
煤油爐上不生火，
好象跟鍋子賭了氣。
瞧呀，廚子胡安的日子，
過得多快樂，多高興，
多富裕，多闊氣！

廚子胡安插嘴說：

——光光一个游客

喝燒酒的錢

就够我們付房租！

歌声在繼續：

——……这位是卖糖果的路易斯；

这位是康納利亞人①卡洛斯；

那位黑人呢

叫做彼得罗·馬丁涅斯，

另外那一位是

諾貝尔托·索托，

再那一边的那个黑女人，

是彼特拉·薩尔达。

他們全挤在一个房間里，

看起来

是因为这样可以省錢。

这些人

这些人的度量多大！

大家齐声唱：

——單單一个游客

喝燒酒的錢

① 康納利亞：大西洋上屬西班牙的群島。古巴很多人原籍这个群島，这些人在古巴多半是穷苦的。

就够我們付房租！

歌声在繼續：

——先生們，那个躺在床上的
咳嗽的女人，

名字叫做胡安娜：

着了凉，

沒好好照料，

变成了个三期肺癆。

这个傻女人整天在那里，

一点东西也沒进口。

多傻呀！

多少好吃的东西她都不吃！

大家齐声唱：

——單單一个美国佬

花在酒瓶上的錢，

就足够把胡安娜的病治好！

歌快要唱完了：

——游客們，停下来瞧瞧；

我讓你們欣賞欣賞；

游客們，停下来瞧瞧，

我讓你們欣賞欣賞，

唱歌給你們听，

这是一些不能伴舞的歌曲！

三 逼迁之歌

——租期到了：

你得搬家；

唉，但是問題很严重

很严重，

但是問題很严重，

因为拿不出錢付房租。

如果你找到了空房子，

你得搬家；

但如果你找不到空房子，

你得搬家。

如果主人說：对不起，

你得搬家；

但如果他什么都不說，

你得搬家。

不管怎样，不管怎样，

你得搬家；

有錢也好，沒錢也好，

你得搬家；

無論在哪里，無論怎样，

你得搬家，

你得搬家，

你得搬家！

安靜些，老兄，安靜些，

咱們倆唱唱歌：

最好房东現在來到，

他就可以伴著我們唱。

——听着，房东老兄，

法庭昨天傳我，

我說我沒付房錢，

因为我一个子兒也沒有，

我失业啦！

我不到街上去，

因为雨点会把我淋湿，

房东老兄請过来，告訴我，

告訴我，

房东老兄請过来，告訴我，

告訴我，

要是我淋湿了害傷風，

你肯不肯給我治，

你肯不肯給我治！

我知道許多大旅館在空着，

許多房子沒人住：

空的地方这么多，

干嗎要我站立在街头？

安靜些，老兄，安靜些，
咱們倆唱唱歌；
最好房东現在來到，
他就可以伴着我們唱。

難道你害怕了嗎？
不，先生：
我才不害怕呢，
所以我留下來，
是的，先生，
所以我留下來，
是的，先生，
所以我留下來……

謎 語

他的牙齒上，是早晨
他的皮膚上，長着黑夜
是誰呀？不是誰呀？
——黑人。

她是女的，但一点都不漂亮，
她命令你怎样做你就得怎样做。
是誰呀？不是誰呀？
——飢餓①。

他是奴隸們的奴隸，
但却是主人們的暴君。
是誰呀？不是誰呀？
——甘蔗。

左手給与的时候大事宣揚，
、但右手从来不会停止夺取。

① 飢餓 (Hambre)：在西班牙文是陰性名詞。

是誰呀？不是誰呀？

——施舍。

学会了裝出笑臉，

但却暗暗地痛哭流涕。

是誰呀？不是誰呀？

——我。

我不劳动他们就杀死我

——我不劳动，他们就杀死我，
但我如果劳动，他们也杀死我；
总之是杀死我，杀死我，
总之是杀死我。

昨天我看见一个人在眺望，
眺望着东升的太阳；
昨天我看见一个人在眺望，
眺望着东升的太阳：
这个人脸色十分阴沉，
因为他瞎了眼看不见亮光。
唉，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
瞎子虽然活着却看不见！

昨天我看见一个儿童，
他杀死另一个儿童来当玩耍；

昨天我看見一个兒童，
他杀死另一个兒童来当玩耍；
有些兒童恰恰就十分象
那些長大成人了的人們。
等到他們長大，誰能對他們說，
人們并不是兒童，
不是兒童，
不是兒童，
不是兒童！

我不劳动，他們就杀死我，
但我如果劳动，他們也杀死我；
总之是杀死我，杀死我，
总之是杀死我！

西印度的瓜德魯普

黑人在輪船旁邊
工作。阿拉伯人在叫賣，
法國人在散步休息，
太陽在灼人。

海洋躺著睡在
港口里。空氣烤著
棕櫚樹……我喊叫：瓜德魯普！但沒有人回答。

輪船啓碇了，在滿是泡沫的
轟隆响声之中切開了平靜的海水。
在那邊，剩下黑人在工作，
阿拉伯人在叫賣，
法國人在散步休息，
太陽在灼人！

兵士，学会放枪……

兵士，学会放枪……

你不要把我打伤，
我们的路程还有很长。
你应该对着上面放枪，
如果你不愿把我打伤！

我在底下同你站在一起，
兵士啊，我的兄弟。
在底下，肩并着肩，
就在泥潭上面。

不要向下射击，
因为我就在这里。

兵士，学会放枪……

你不要把我打伤，
我们的路程还有很长。

你和我

兵士，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以为我恨你，
其实我們是一样的人，
我，
你。

你是穷人，我也是；
我是下層人，你也是：
你从哪里得出結論，
以为我是在恨你？

使我伤心的是你有时候
忘記了我是个怎样的人；
唉呀，其实我就是你，
正如你也就是我。

但是我并不因为这样
而非把你咒罵一頓不可；
其实我們是一样的人，

我，
你，
兵士，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以为我恨你。

我们会合在一起，我和你，
会合在同一条大街上，
肩并着肩，你和我，
我和你誰也不恨誰，
但是你我都知道，
我和你一起往哪兒去……
兵士，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以为我恨你！

美国佬和士兵

威风凛凛，站在美国外交官的门前，
一个士兵守卫着这个扼杀我的梦想的人的好梦，
这个人象煮熟了的螃蟹，凶狠阴险，
他霸占了我的希望，把棍子和绞索握在手中。

他在那里象石头一样不动。但那枝静止的步枪
当我硬要走近的时候，就直挺举起；
它那象自动独眼兽般的准星对准了我身上；
他摸我身体，搥我，推我，问东问西。

你是谁？你找谁？我就放开嗓子向他说明：
我是一个被你所守卫的人夺去面包和土地的人。
我寻找的是一个愿意跟我做朋友的士兵。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为什么你的父亲在呻吟，
明白那只在昨天把他变成叫化子的手臂，
今天又如何靠榨取你年青的鲜血而养得丰丰盈盈。

薩 巴 斯

我看見，薩巴斯这个善良的黑人
挨家挨戶地向人家乞求面包。

薩巴斯啊，你为什么伸手乞討？

（这个薩巴斯是一个善良的黑人。）

虽然人家給你面包，面包也不够啃，
何况这又要挨門挨戶討着才来的面包。

薩巴斯啊，你为什么伸手乞討？

（这个薩巴斯是一个呆傻的黑人。）

我看見，薩巴斯这个蓬头散髮的黑人
求人家看上帝份上給錢把他亡妻埋掉。

薩巴斯啊，你为什么伸手乞討？

（这个薩巴斯是一个粗笨的黑人。）

把你的面包拿去吧，但不要乞求；
拿去你的亮光，拿去你那穩固的希望，
好象执住繮轡那样把你的馬一揪。
你就站到大門的門檻上，

但不要伸出手来哀哀乞讨，
也不要摆出呆傻的样子象狂人；
虽然人家给你面包，面包也不够啃，
何况这又是挨门挨户讨来的面包。

唉呀，萨巴斯，说来也奇怪！
你不如勒紧裤带，
看看你能不能够做到
叫自己肚子听从教导！
死神有时候是个好朋友，
当只有嗟来之食的时候，
不吃它这塊臭面包
也很爽快。天可以当作被套。
太阳很暖和。门口的地面
很柔软。等一等吧，
坚定你犹豫的步伐，
大胆放松缰绳……
唉呀，萨巴斯呀，不要这样傻！
萨巴斯呀，不要这样粗笨，
不要这样善良！

两个祖先的歌

两个只有我才看见的暗影，
两个祖先在伴随着我。

装上骨尖的矛枪，
皮和木头制成的鼓：
这是我的黑祖先。
宽衣领上的波纹浆褶，
灰色的战士盔甲：
这是我的白祖先。

遍布潮湿莽林的非洲，
粗笨的铜鐸在发出哑声……
——我要死了！
(我的黑祖先说。)
挤满了小鰐鱼的海水，
绿色的椰子的早晨……
——我累了！
(我的白祖先说。)
啊，扬帆迎着苦风，

大帆船發出耀眼金光……

——我要死了！

（我的黑祖先說。）

啊，象处女頸脖一样的海岸，
竟被一点点玻璃珠騙住了……

——我累了！

（我的白祖先說。）

啊，純淨的銅鏡般的太陽，
被囚在熱帶的光環之中；

啊，圓圓的、潔淨的月亮
照耀着猿猴的睡眠！

多少船啊，多少船啊！

多少黑人啊，多少黑人啊！

甘蔗發出一片多么耀眼的亮光！

黑奴主人手中的鞭子多么无情！

血和泪水凝成的石头，

半开半合的血管和眼睛，

还有空虛的黎明，

还有甘蔗園里的黃昏，

有一个响亮的声音，有力的声音，

把靜寂冲得粉碎

多少船啊，多少船啊！

多少黑人啊！

两个只有我才看见的暗影，
两个祖先在伴随着我。

费德力戈^①在向我喊叫，
泰塔·法昆多^②却不作声；
两个人在夜里
都在走路，走路。
我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费德力戈！

法昆多！两个人拥抱起来。
两个人都在叹气。两个人
都抬起了强壮的头；
两个人身材都一样高，
头顶上是高高的星星；
两个人身材都一样高，
黑人的心思加上白人的心思；
两个人身材都一样高，
呼喊着，梦想着，哭着，歌唱着。
梦想着，哭着，歌唱着。
哭着，歌唱着。
歌唱着！

① 费德力戈 (Federico)：指白人。

② 泰塔·法昆多 (Taita Facundo)：指黑人。

用来唤醒一个黑小孩的摇篮曲

睡吧，我的小黑人，
我的美丽的小黑人……

——埃米利奥·巴雅迦斯①

一只鸽子
唱着飞过：
——起来，我的黑人，
太阳已经在照耀着！
没有谁在睡觉，
也没有谁呆在家里：
无论是鳄鱼，
无论是雅瓜萨野鸭②，
无论是蟒蛇，
无论是托尔卡萨野鸽③。
椰子、可可，

① 埃米利奥·巴雅迦斯 (Emilio Balagas)：发掘黑人韵律的古巴著名诗人。

② 雅瓜萨 (Yeguaza)：古巴与洪都拉斯的一种野鸭。

③ 托尔卡萨 (Torcaza)：一种灰色的野鸽。

角觚、飴糖酒，
起来，我的黑人，
太阳已經在照耀着！

小黑人啊，跟你的
黑母亲一塊来吧。
热風陣陣地吹，
太阳在照耀着。
瞧瞧人們吧，
他們呼喚着走过；
人們在街上，
人們在廣場上：
再也沒有一個人
留在自己的家里。
椰子、可可，
角觚、飴糖酒，
起来，我的黑人，
太阳已經在照耀着

大黑人，小黑人，
李子和葡萄干，
出来吧，醒醒吧，
太阳已經在照耀着：
清醒过来談一談
你心里想些什么。

打倒主人！
但願他被烤死！
沒有誰在睡覺，
也沒有誰呆在家里……
椰子、可可，
角觚、飴糖酒，
起來，我的黑人，
太陽已經在照耀着！

甘 蔗

黑人

站在甘蔗园旁。

美国佬

站在甘蔗园之上。

土地

伸展在甘蔗园底下。

鲜血

从我們身上流光！

西蒙·卡拉巴約之歌

西蒙唱着：

——唉，我有過一間小房子，
和一個老婆！

我，

黑人西蒙·卡拉巴約，

今天連吃的也沒有了。

老婆生孩子死掉了，

我的房子也被人弄掉；

我，

黑人西蒙·卡拉巴約，

不彈琴，不喝酒，不跳舞，

連我自己是誰也不知道；

我，

黑人西蒙·卡拉巴約，

現在我睡在人家門口；

我的枕头是一塊磚頭，

我的床鋪就是地面。

疥瘡侵蝕着我的生命，

風濕病綁住了我的腿；

夜里是阴冷的月亮，
早晨起来沒有咖啡。
我不知道我两条胳膊干啥用，
但我一定要找点事做做；
我，
黑人西蒙·卡拉巴約，
我握紧了拳头，
我握紧了拳头，
我要吃飯！

——西蒙啊，巡邏兵从那边来了，
騎着蒙了眼睛的馬！

（西蒙一声不响。）

——西蒙啊，巡邏兵从那边来了，
脚上帶着馬刺！

（西蒙一声不响。）

——西蒙啊，巡邏兵从那边来了，
拿着棍子和手槍，

臉上杀气騰騰，

因为他听到了你的歌声，

他要来打你的后背，

你这些古老的音調已經过时，

你只有吉他来做你的妻子……！

（西蒙一声不响。）

来了一个長鬍子的巡邏兵，

威風凜凜，杀气騰騰，
騎着一匹溜花蹄的劣馬。
——西蒙·卡拉巴約，你被捕了！

（但是西蒙沒有回答，
因為西蒙已經死了。）

給安的列斯海的兒童們的歌

一只紙制成的輪船
在安的列斯海上行走：
船呀，船呀，航行，航行，
但沒有舵手。

从哈瓦那到波尔托·貝洛^①，
从牙买加到特立尼达^②，
船呀，船呀，航行，航行，
但沒有船長。

一个黑女人站在船尾，
一个西班牙人站在船头，
船呀，船呀，航行，航行，
把他們俩帶走。

經過无数的島屿，島屿，島屿，

① 波尔托·貝洛 (Porto Belo)：巴拿馬的一个港口。

② 特立尼达 (Trinidad)：古巴的一个港口。

許多島嶼，越來越數不清；
船呀，船呀，航行，航行，
一刻不停。

一門巧克力的大炮
對准小船開火射擊，
船上裝有糖制的大炮，
給它還了禮。

唉，我的這只紙壳的
在海洋上行走的輪船！
唉，我的這只沒有舵手的
又黑又白的輪船！

那黑女人在那邊，那邊
同那西班牙人站在一塊，
船呀，船呀，航行，航行，
把他們帶着離開。

軍曹何塞·伊涅斯
和
士兵米格尔·帕斯

一

我当兵，因为
要弄碗飯塞塞肚子，
要知道錢一缺少，
东西也就不够吃。
一个兒子，一个妻子，
分享了我的撫爱；
但是我的生活
碰到了一件伤心事，
就是虽然爱情很深厚
但穷却穷得更厉害。

二

我生在乡下，也就是
我唯一念过的学校：

我念完了愚昧的学业，
我学会了无知。
我跟父母和哥哥，
住在一座茅屋里，
房子是木板加棕叶，
地板是一片硬泥土，
連一座死人的坟墓，
也比活人栖身的地方强。

三

我們这座乡下的小屋，
在画家笔下可象世外桃源，
但它里面不生火也不开鍋，
缺了这个别的就别說！
画它的人却不住它，
要是肯屈就一下，
也許就会吃一惊，
原来他那支撒謊的画笔，
丑的东西画成了美，
該画真的却画出了假。

四

就在那个暗角落，

我的父母过了世；
接着經過一場械斗，
哥哥被一槍送掉了命。
心里万念俱灰，
我来到了这个城鎮住下；
一找到工作，
我就开始干；
我学会了些东西，結了婚，
現在講到这里为止。

五

時間在过去……。过去了
很長的时间，在这当中，
我的心流出了多少
不带哭声的眼泪！
象我这样的人，
沒有存款，沒有扑滿，
日子真是不好过；
每天掙多少用多少，
心里明白：走起路来，
如果沒有錢来帶路，
就一步也别想走得动。

六

前途已經走不通，
人也快要餓死和悶死，
我就覺得
當兵還是個好辦法。
我在自己土地上
的確從來不喜歡耍刀槍，
因為行伍出身的人，
性命都是賣給有錢人，
自己只不過做一個
盲目聽任貪欲支配的奴隸。

七

這樣一來我就
成了這樣的一個兵：
不是為了過癮，
而是窮得沒辦法。
現在既然我已經講到
我自己生平的種種事情，
我也就想順便提到
一個確實的故事：
所以就請注意聽我道來，
下面就開始第一段。

八

我生下来的时候，
父亲给我取名叫米格尔，
他自己的姓是帕斯，
所以我就叫做米格尔·帕斯。
这样一个姓名，
意义十分深远^①，
因为战争是开倒车，
历史却要往前进，
在战争面前取名为和平，
的确值得光荣骄傲。

九

我记得在司令部里，
他们问我姓甚名谁。
我只说，唉呀老兄，
我的全名就是米格尔。
有人（大概是个上校吧）
十分凶狠，
厉声喝问我：你这个

^① 帕斯（Paz）：西班牙文意思是和平。

黑白混血的土匪，你光叫做米格尔，
难道你会沒有姓？
我就回答他說：和平。

— ○

一个瘦削的上尉
跟着走过来打量我，
这个牛皮大王对我說：
——你很快就要上火綫，
战争就象賭錢，
既然你去打仗，
只要能交好运，
你就一定能賭贏。
你剛才說你叫什么？
我就回答他說：和平。

— —

去找你的背囊，
(一个中尉走过来尖声說)
送命不是舒服的差使，
也不是安乐的职业。
当兵的只要一犹豫，
就会在后面掉队；

只有一面放槍，
你才能一面前進……
這個新兵叫什麼名字？
我就回答他說：和平。

— 二

看見一個軍曹經過，
我就向他喊叫：軍曹！
一聽到我的叫聲，
軍曹就留神地停下來。
——軍曹，我有話要告訴你，
（我接着對他說）只要你答應：
聽到了我的話以後
對別人一個字也不提……
——你是誰呀，同志？
我就回答他說：和平。

— 三

很快我就熟悉了他，
知道了他的名字；
但是目前在這裡，
我还是叫他何塞·伊涅斯。
據說禮貌和豪放，

彼此向來都不是冤家；
請讓我介紹一位
實現了這句話的人，
他就是何塞·伊涅斯，
他正是又有禮貌又豪放。

一 四

當時他正在
人生的中年，
但是打量他的年紀，
至少得來個對折。
智慧和善良，
充滿他的前額和胸懷；
一雙眼睛發出火花，
有時候雄壯得象只兀鷹，
有時候又是多么的溫柔，
溫柔得象只鴿子。

一 五

他象一個好哥哥，
你有什么話都不妨對他講；
這樣，我就握着他的手，
把要說的話告訴他。

——你的黑色左輪手槍
裝着的是美國鉛彈；
是美國佬弄苦
我們每天的甘蔗；
是美國佬黑心腸
把我們弄得快要餓死。

一 六

是美國佬連商量也不商量，
就任意搶走我們的財寶；
是美國佬用粗魯的下流話，
搶完了東西還給我們一頓罵。
水兵們一窩蜂的拥上來，
要在这里喝个醉飽；
他們嘲笑你，嘲笑我，
這樣的欺侮還嫌不夠，
還要跑到中央公園，
在馬蒂身上撒泡尿^①。

① 1949年的一天晚上，一群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就是這樣侮辱了哈瓦那中央公園的馬蒂紀念像。第二天，憤怒的古巴人民到美國大使館前抗議示威。——原注。

一 七

我告訴你，要是明天
外國人來侵略我們，
我就第一個
拿起步槍、大刀、子彈帶。
為了古巴的旗幟，
我把血流光也甘心；
但我決不肯把命送給
那使我受苦受難
把我栓上枷鎖
把我滿身挂上鎖鏈的劊子手。

一 八

軍曹猶豫了一下，
臉上浮現了笑容……
然後他不懂不忙，
請我跟他一塊向前走。
他心情一直很好，
這樣走了一大段路，
最後停住在路上，
堅決、挺直，
象一棵松樹一樣，
這樣他就打開了自己的心胸：

一 九

虽然你看我
穿着一身軍服，
——他停一下說，——而且
从头到脚全副武装，
但是，朋友，別因为这样
替我的命运担心，
你雄壮而憂郁的声音，
憑道理来向我提出了忠告，
我要告訴你，在我的生活里，
生命的成份比死亡要多得多。

二 〇

战争是一条勒紧的絞索，
美国佬照自己的方法把它編織，
最后还要把罪过
一古脑兒推到別人的身上。
你会上这个当嗎？
朋友，千万别上当！
美国佬对古巴的事情全明白，
他們是这地方的不速之客：

卡瑪尼拉^①誰是主人？
是美国佬而不是俄国人。

二 一

做一个侵略者送掉命，
这样的死太不值得，
你千么要去
这样白白送死？
縱令能够回来，
也没有什么胜利可以夸耀，
千么要离开古巴，
踐踏别人的土地，
杀人放火，搶劫虏掠，
别人害怕你，你反而得意？

二 二

在美国佬看来，我們是甘蔗
加上一架榨蔗汁的机器；
一說这样的话就令人心痛，
可是誰隱瞞它，誰就是欺騙自己。
西班牙从一边走开，

① 卡瑪尼拉 (Caimanera)：是美国在古巴占領的一个海軍基地。

美国佬馬上从另一边进来……
我知道在那边（他伸出坚定的手指
朝北方指了一下）
永远不能指望什么友爱，
因为友爱从来没有到过这里来。

二 三

唉，我們的美洲被割开，
从太平洋到加勒比安海，
从格兰得河到巴拉那河，
情形都是这样！
山姆叔叔看到我們有什么
就搶去我們的什么：
石油、煤、咖啡，
糖、硝石、銅矿……
我們几乎沒有
几乎沒有站脚的地方！

二 四

有許多昏庸的特魯希約^①，
祖国已淪为奴隶，他們还要压迫；

① 特魯希約（Trujillo），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反动独裁者，昏庸殘暴。

无数囚徒呻吟着
在地牢和城堡里。
北方靠黄色的金属，
靠它强暴的力量，
给暴君们撑腰，
援助他们，扶植他们，
养肥他们，优待他们，
优待他们，庇护他们。

二 五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黑人受的痛苦会比这个更多；
他们的心
在血泪的大海里航行。
黑皮肤算是耻辱。
在那边被人深恶痛绝。
看样子美国佬希望
全世界都最好染上
这种使白种人自己堕落的恶疮！

二 六

军曹停了一下，
但是谁看见他都会说，

在他憂郁的額頭後面，
可以聽到他的思想。
他馬上繼續說：很可惜，
我知道軍隊的人
把這裡貧民窟的老百姓
弄得沒吃沒穿，
把他們的希望打破，
把他們的清湯摻上更多的水。

二 七

誰當兵的時候
忘掉人民是他的搖籃，
誰就會因為忘本，
得到被人民遺忘的報應。
不少人把性命
都拼在紙牌或是骰子上，
告密，殺人，打人，
上頭吩咐怎麼做就怎麼做，
不明白自己做的是錯事，
是拿炸藥來當兒戲。

二 八

也有一些軍曹生性凶殘，

心腸象頑石一樣硬，
他們在甘蔗園里逞威風，
一天到晚無惡不作。
誰得罪他們，
就用皮鞭抽；
而任何生產錢財的人
如果請求他們給一點棺材錢，
酒錢或是藥錢，
也就算是得罪了他們。

二 九

但是，唉！我不能沉默，
我要高聲告訴你：
我現在認識了一個士兵朋友，
他愛他的家園和他的祖國，
別隨隨便便咒罵
貧窮和痛苦，
他知道，已經替窮人
安排了一個美好的世界，
窮士兵也有份兒，
窮勞動者也有份兒。

三 〇

這個世界能夠安慰

那些紧依在地球上的人们，
但你要在地球上寻找它，
而不是在天上踏破铁鞋。
在那幅把星宿遮盖住的
大片的纱帐后面，
人们简直不能知道
有什么地方、有什么方法能吃饭。
咱们不妨出去问问，
担保谁也回答不出来。

三 一

军曹讲到这里就停住，
用一种诚恳的声调
单单补充一句：同志啊，
这就是我的想法。
他继续沉默，
再沉默了一段时间，
但是从他的目光
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百炼成钢的意志，
他崇高豪迈的心灵。

三 二

我心里一阵感动，

也沉默下来不言語，
但是我走了一会兒路，
我們又打开了話匣子：
——我从这里感謝你
(我摸了摸心胸)，
感謝你的好意
給了我这么多指点……
他赶紧回答說：
——我只是把我的意見告訴你。

三 三

——这个意見，——我回答說，
真是值得引人深思，
軍曹啊，我一輩子
都永远記着這些話！
虽然跟你剛見面，
你会一直陪着我前进；
你走的这条路，
恰恰通向我要去的地方。
他問：什么路？
我就回答他說：和平。

王澤宇之歌

——1952年于中国

当王澤宇生下来的时候，
唉，那是在偉大的革命
很多年以前的事情。

他当时象是从山上
滚下来的一塊黑石头；
他当时象是母馬生出的
一匹小小的幼駒；
他当时象是在狗窩里
出現的一只小狗。

誰也不对他笑，

誰也不哄他睡，

誰也不給他唱歌；

当王澤宇生下来的时候，
唉，那是在偉大的革命
很多年以前的事情。

今天我看見了王澤宇。

朋友，你肯不肯告訴我，

你今天露出潔白的牙齒微笑，
你的双眼充滿了亮光，
你昂然无畏地挺起胸膛，
面對着疾風、吼聲和雪崩，
你偉大的國家在烈火中
和蔚藍的天空下經過了耕耘，
你曾經做過些什麼事情呢？
朋友，你肯不肯告訴我，
你曾經做過些什麼事情呢？

我用我的矛槍贏得了土地
——王澤宇回答我說，——
我用我的生命贏得了矛槍。
我用我的血贏得了生命。
我用我的夢想贏得了血。
我今天的夢想就是時刻覺醒着，
——王澤宇回答我說。

給熱情之花*

我的小鴿子告訴我說，
它在西班牙上空飛過，
有一次曾經親耳聽到，
一位普通的姑娘在唱歌：
——飛吧，飛吧，把我的話
帶給多洛雷斯：
她的祖國西班牙
今天仍然活着。
哀傷憂愁中的曼薩納雷斯①
從自己的鮮血中
仍然記得昔日的戰鬥和火藥味，
呼喚着多洛雷斯。
“多洛雷斯”的意思就是苦難②，
但是名字呀……名字，

* 熱情之花 (Pasionaria)：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多洛雷斯·伊巴露麗 (Dolores Ibárruri) 的化名。

① 曼薩納雷斯 (Manzanares)：西班牙河名，流經馬德里。

② 多洛雷斯 (Dolores)：在西班牙文意為“苦難”。

輕輕告訴西班牙人吧，
她用雙手可以消除一切苦難。
用自己的波浪
向岸上衝擊的海洋，
還有風——永恒的旅客——
都向她迎面而來。
海洋給她帶來了喧鬧聲和泡沫，
形成一個滾下來的雪球，
風把玫瑰和茉莉的芬香
全都聚集在一起。
在山巔和在平原，
她的人民
又團結起來，心連着心，
歌唱着她。
你在夜裡有沒有聽到
追捕的脚步聲和喊叫？
李斯特和摩德斯托^①在跳躍，
火就是他們的戰馬。
而在自由的樹干頹然倒下的地方，
——告訴多洛雷斯吧，——
你又看到了另一株樹干
綠葉成蔭地站了起來。

① 李斯特 (Lister) 和摩德斯托 (Modesto)：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英雄。

快点告诉她，在地下室，
在阁楼，
在机器旁，在暗黑的矿井，
在山岭上，
在所有的水泉，所有的水井，
所有的树根，
都有游击队员在守卫着，——
快点告诉她吧！
都有游击队员在守卫着，——
快点告诉她吧，
人们的眼睛没有打瞌睡，手没有颤抖，
手里握着步枪！

委內瑞拉之歌

唱吧，胡安·宾巴，唱吧！

我的吉他伴着你唱。

——在古巴，吉他是三拍，

在委內瑞拉是四拍。

要想知道我的石油味道多苦，

那就請你尝尝古巴的蔗糖。

唱吧，胡安·宾巴，唱吧！

我的吉他伴着你唱。

——我看見你的旗帜在古巴，

我的旗帜我自己都認得，

拿着旗的是外国的生人，

我們就是受到他們管治。

英国人和美国人，

到处搞黑暗的勾当，

他們夺取了翠綠的古巴，

也夺取了委內瑞拉。

唱吧，胡安·宾巴，唱吧！

我的吉他伴着你唱。

——我沒有栖身的地方，

也沒有任何安樂，
他們到處搜捕着我，
到處追查我的行踪。
夜里我的聲音也暗下來，
夜里我的歌聲十分輕細；
但是一等到太陽露面，
我就不是唱歌，而是高呼。
起來吧，胡安·賓巴，來吧，
咱們倆一起來高呼。

委內瑞拉

它象猪油一样
比白粉还要白亮，
委內瑞拉的
大个的月亮。
同一个声音，
动人地唱着
同一个黑人的
同一种飢餓；
并且唱着那
燒成灰的襯衣，
唱着那沒有煤的爐子——
它已經瞎了光。
大地——还有床鋪
和被褥。
多么煩惱呀！
咱們再从头唱：
它累了，
它蒼白了——
委內瑞拉的
大个的月亮。

危地馬拉之歌

載着我的飛機，
從危地馬拉起飛，
螺旋槳在嗚咽，
馬達在嘆息：
危地馬拉啊，
我多麼倒楣，
多麼倒楣，多麼倒楣，
今天就要跟你離別！
但是我告訴飛機：
——最後一顆子彈還未出膛，
我還要回來。

跟着飛機一道，
帝國的禿鷹也在飛翔，
它展開了沉重的翅膀，
籠罩着大地和海洋。
別看它今天趾高氣揚，
明天你就看不見它飛翔。

載着我的飛機，
路上遇到了一堆雲霧，
我看見雲霧上凝聚着沉重的淚珠，
把它壓得不能動彈。
它說，危地馬拉啊，
我多麼倒楣；
唉，危地馬拉啊，我愛你，
現在却要和你離別！
但是它听到了我回答：
——死神還沒有得勝，
我們一定要回來。

跟着飛機一道，
帝國的禿鷹也在飛翔，
羽毛象鉛一樣沉重，鈎爪伸張，
要抓要搶。
別看它今天搶劫擄掠，
明天你就看不見它偷搶。

我的飛機高高飛在天上，
飛過一顆星兒的身旁；
它一動也不動，在天空閃着光芒，
我看見它說：
危地馬拉啊，
我看見你躺在街上，

胸前血迹斑斑，折断了一只翅膀，
正在生与死之間掙扎！
但是我馬上回答說：
純潔的、燦爛的星兒啊，
在危地馬拉等我回來吧！

跟着飞机一道，
帝国的秃鷹也在飞翔，
眼睛象冷酷的石头，
尖嘴象帶血的匕首。
別看它今天殺人放火，
明天你就看不見它逞強。

一个黑人在紐約唱歌

日日夜夜，在紐約上空
飞过一只小鸽子，
它看不見天上的星星，
也看不見地上的花朵。
只看見濃烟，只看見磚石，
只看見磚石和鋼鐵，
只看見鋼鐵，只看見火焰，
只看見憤怒和哀伤。

——你沒有看見一个黑人
在那边哭嗎，小鸽子？

——沒有。

——他有沒有唱一首歌呢？

——唱了。

他看見了我，
对我微笑，瞧着我很久，
然后輕輕地唱起来：

一个梦想家送了我一个梦想，

不大的梦想，只能算一个暗示，
但是用这个梦想，
我自己做出了
星星和花朵。

一顆發出金光的大星，
和金光花园里的花朵。

一个歌手送了我几段
自己的和別人的曲調，
我把这几段全都記住，
我就用这几段

自己編成了两首歌。

一首是“打死吉姆·克劳”，

另一首是“願全世界
都得到和平和春天”。

一个鉄匠送了我一塊鉄，
这块鉄既不大而且粗糙，
但是我用这块鉄

自己做出了

錘子和鑷刀。

敲打吧，我的錘子，敲打吧！
割吧，我的鑷刀，割吧！

順路走

順路走，順路走，
順路走！

我走着，但不是往哪里去，
順路走；

我走着，身上沒有錢，
順路走；

我走着，帶着巨大的悲伤，
順路走。

有人找我，远远地
順路走；

有人等着，远远地
順路走，

我放下了吉他，
順路走。

两条腿变得多么敏捷，
順路走；

可以看得又远又清楚，

順路走；

双手把一切都紧紧抓住，

順路走。

我恨不得把自己的哀愁捉住，

順路走；

它應該負起全部罪責，

順路走。

我要打斷它的脊骨，

順路走；

縱令它哀求寬恕，

我也要杀死它，好讓我能活，

我也要杀死它，好讓我能唱，

順路走，

順路走，

順路走。

小 客 店

我爱那些散布在海濱每个角落的
小客店和給漁人喝酒的酒吧，
人們在那里喝酒并且談天說地，
只是为了喝它两杯并且說說心里話。
无名无姓的胡安^①在那里尝着劣質酒，
粗魯不文的胡安在那里度日过夜，
大鼻孔的胡安在那里閑坐，
長刀胡安和普通人胡安也在閑坐，
胡安是个普通人，唯一只有普通的胡安，
沒有綽号的胡安。

象汹涌奔騰的巨浪，
人与人的友誼在那兒成長，
这是人民真正的友誼，沒有漂亮的言辞。
只听见：欢迎！你好嗎？你妻子怎样？

那里可以嗅到碘、海草，
魚、甜酒、盐、腐烂物的气味，

① 胡安(Juan)：說西班牙語的民族常用的名字。

还有穿在身上任其漏干的汗湿的襪衫。

每天傍晚你可以找我，
在哈瓦那，在皮里犹斯^①，
在塞得港，在孟买，
你可以走遍那些小客店和漁人酒吧，
就在那样的角落里找找我，
人們在那里喝酒并且談天說地，
只是为了喝它两杯并且說說心里話。

① 皮里犹斯 (Piraeus)：希腊首都雅典的港口。

唉，太太，唉，邻居……

唉，太太，唉，邻居，
我的孵蛋母鸡已经死去！
我现在要到鸡窝去看看
——只有悲哀和忧虑：
再也没有杂色的羽衣，
再也没有鲜艳的鸡冠，
因为——唉，邻居啊！——
我的孵蛋母鸡已经死去。

是星期日的早晨；
是的，太太，是的，邻居，
是星期日的早晨；
唉，太太，唉，邻居，
是星期日的早晨！
看呀，我出了一身大汗。
养家禽的院子成了孤儿院，
我的公鸡也成了鳏夫！

看呀，我哭得多伤心：

泪水使鼻子也腫成一堆，
公鷄也高声伴着我呻吟。

唉，太太，唉，邻居，
我怎能，我怎能不哭：
我的孵蛋母鷄已經死去！

悲 歌

穿洋过海，
野心不小，
穿洋过海，
来了个强盗；
别人伤心，
他却微笑，
干枯的手，
拿着棒刀。
这件事连天上的云也忘不了，
我苦闷的心当然没法把它忘掉。

树干被砍断，
草地被鏟光，
铁矿和珍珠
运到了他乡。
穿洋又过海，
黑人泪成江，
成群押上船，
受苦到西方。

这件事連天上的云也忘不了，
我苦悶的心当然沒法把它忘掉。

黑人被搶走，
强迫做苦工，
送到他乡土，
开矿掘地洞，
鞭子最无情
无时不逞凶，
黑奴一躺下，
嗚呼一命終。

穿洋又过海，
我俩单独走：
伴随我的有，
同类的哀愁。
这件事連天上的云也忘不了，
我苦悶的心当然沒法把它忘掉。

两个男孩

两个男孩，貧困大树上的
两条刚刚發芽的新枝，
一起站在大門口旁边，
头頂上是悶热的黑夜，
两个不幸的苦孩子，
滿身長着疥疮，
用着同一只破旧的碗，
象餓得發慌的狗一样，
吞嚥着人家从餐桌布上
扫下来扔給他們的殘羹；
黑孩子和白孩子并排坐着。

他們長了虱子的头
一起低下来狼吞虎咽，
他們那双不穿鞋子的脚
彼此紧紧地貼着，
他們那發了狂似的顎骨
在不断地使勁咀嚼；
两只手貪婪地紧紧抓住

又油膩又發酸的食物；
一只是黑手，一只是白手。

這是一個真摯的同盟，

這是一個拆不散的同盟！
輾轉的飢腸把他們聯合在一起。

他們都是過着悶熱的夜間，
都是在萬家燈火的林蔭道上

經受着黃昏時刻的惆悵，
而每當初生的朝陽發出道道晨光，

剛剛睡醒過來的白天，
就象一個大醉初醒的酒徒

向他們張開無情的眼睛。

現在他們結成了朋友。

象兩只馴良的小狗，
他們到哪里都形影不離。

象兩只馴良的小狗；
一只黑狗和一只白狗。

等到那一天到來，

需要作漫長的遠征，
這個黑孩子和這個白孩子

難道不能一起向前走，
象兩個正直而有義氣的成人？

两个男孩，貧困大樹上的
两条剛剛發芽的新枝，
一起站在大門口吃东西，
头頂上是悶热的黑夜。

我的小姑娘

我的这个小姑娘好又好，
她同我一样都是黑皮膚；
我決不肯拿她來換別人，
另外一個我絕對不貪圖。

她縫衣服，洗衣服，熨衣服，
但是，當然啦，更重要的是——
還能上廚！……

如果有人請她
去跳舞，
去吃茶，
沒有我去——她決不去，
她決不去！

她對我說：你的這個黑女人
這一輩子永遠不離開你，
無論海枯石爛天崩地裂！
只要你，緊緊地
抱住我不放！

姓 氏

从上学的时候起，
甚至还要早些……从黎明时起，当我只是
一小片梦想和泪水的时候，
从那时候起，
人家就把我的名字告诉我。这是一个圣徒
加一个符号^①，好让我能同星星交谈。
你叫做……，你将来要叫做……
接着人家就给了我这个
你们在我的名片上可以看见的东西，
这个我在自己诗作之下署上的东西：
十四个字母^②，
我背着它们在街上行走，
它们无论到哪里总是伴随着我。

是我的姓名吗，你们敢担保吗？

① 圣徒指教名，符号指姓。西方人的名字多以基督教圣徒命名，如约翰、约瑟等。

② 尼古拉斯·纪廉 (Nicolás Guillén)：一共是十四个字母。

你們知道了我的全名嗎？

你們是否已經了解我那能航船的血液，

我那充滿了暗黑峰岭的山河，

那些地圖上都找不到的

深陷而帶苦味的山谷？

難道你們參觀過了我的深淵，

我的地下坑道，

那些大片的潮濕的石头，

那些在黑色水潭中聳起的小島？

在那邊，我感到有一陣

古池死水般的水流，

从我高处的心臟流下，

發出一陣清新而深沉的响声，

流到一处地方，那邊有无数灼热的树，

无数在高处跳跃自如的猿猴，

有象議員般的鸚鵡和許多蟒蛇。

難道我的全部皮膚（我必須說），

我的全部皮膚都来自那个

西班牙大理石的塑象？難道我所有的骨头，

我的根苗和我的根苗的根苗，

以及这些被睡夢所吹动的黑树枝，

还有这些在我額头上盛开的鮮花，

和这种使我的树皮变苦味的流涎，

全都来自那个地方？

你們敢担保嗎？

除了你們已經寫上的東西，
除了你們拿怒氣的圖章，
在紙上印上了的東西，沒有別的了嗎？
(啊，我本來應該問問。)

好吧，現在我來問你們：
你們在我的眼睛里沒有看見這些鼓嗎？
你們沒有看見這些繃緊的
用兩滴干眼淚來敲打的鼓嗎？
難道我沒有
一個夜間的祖先，
他有一個黑色的大標記
(比皮膚還要黑)，
一個由皮鞭子
打出來的標記？
難道我沒有一個
曼汀加、剛果、達荷美的祖先？
他叫什麼名字？啊，是呀，告訴我吧！
安德雷斯？佛蘭西斯科？阿馬布雷？
安德雷斯在剛果語是怎樣說的？
你們向來是如何用達荷美語
說出法蘭西斯科的？
阿馬布雷在曼迪加語是怎樣說的？
不知道嗎？是不是用別的名字？
那麼來看看姓氏吧！

你們知道了我的另一个姓嗎？它来自
那片辽阔的土地，这是一个
血淋淋的、被俘的姓，带着满身镣铐，
穿洋过海，带着满身镣铐穿洋过海。

唉，你們記不起来了！

你們已經把这个姓溶化在无可稽考的墨水里。
你們已經把它从一个可怜的手无寸鉄的黑人手中
夺走。

你們把它藏了起来，以为
我看到这种耻辱就只好垂下眼睛。

謝謝！

感謝你們！

文雅的人們，thank you ①！

Merci

Merci bien

Merci beaucoup ②.....

但是不行。你們能相信它嗎？不行！

我是潔淨的。

我的声音象一片剛磨过的金屬一样閃亮。

瞧瞧我的族徽：它有一棵非洲椿树，

① 英語：謝謝。

② 法語：都是“謝謝”的意思。

它有一头犀牛和一支矛槍。

我也是个奴隶的

孙子，

曾孙和玄孙。

(讓主人感到慚愧。)

我会是耶洛菲嗎？

也許会是尼古拉斯·耶洛菲嗎？

或者是尼古拉斯·巴孔戈？

也許是紀廉·班基拉？

也許是科烏姆巴？

也許是紀廉·科烏姆巴？

或者是孔蓋？

說不定是紀廉·孔蓋吧？

啊，誰知道呢！

这是汪汪海水中的一个謎啊！

我覺到廣闊的黑夜

压在低处的牲畜身上，

压在无辜受罰的灵魂身上；

但是也压在这些削尖的声音上，

这些声音从天上搶走太阳，

那些最坚硬的太阳，

当作賞給战士热血的勳章。

从某个灼热的、被赤道的

大箭穿透的国家，
我知道会有远亲到来，
他们是我那散到空气中的旧愁；
我知道会有几节我的血管来到，
这是我遥远的血，
迈着坚硬的脚步把吃惊的野草踩倒；
我知道会有绿色生命的人们来到，
那是我遥远的莽丛，
它有一个裂成十字形的创伤，
和一个被烈火烧得赤红的胸膛。
我们原不相识，
但我们在饥饿中相认，
在肺病和梅毒中相认，
在那在黑市交易所里买来的汗水中相认，
在那仍然附在皮肤上的
一节节的锁链中相认；
我们原不相识，
但我们在缺乏睡眠而发红的眼睛里相认，
甚至在那些用墨水和纸张的四手动物
每天向我们唾吐的
象石头一样的咒骂中相认。

那末，唉，我小小的姓名，
一共才十四个白字母，
那又有什么关系

(現在又有什么關係!)?

無論是我那位可憐的

被淹死在公証人的墨水中的祖先，

他的曼汀加語的、班圖語的、約魯巴語的

達荷美語的名字，又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呢，純潔的朋友們？

啊，是的，純潔的朋友們，

你們來看看我的名字吧！

我這個無窮無盡的名字，

由許多無窮無盡的名字組成；

名字是我的，又是別人的，

是自由的，我的，別人的，你們的，

別人的，自由的，象空氣一樣。

古巴的悲歌

——給智利詩人

安赫尔·克魯恰加·桑塔·馬利亞

古巴，被出賣了的棕櫚樹叢，
被割得四分五裂的梦想，
一幅由甘蔗和遺忘構成的傷心的地圖……
稚幼的梅花鹿，你被追逐，
從一個樹林到一個樹林又一個樹林，
你究竟到哪裡才能找到一片樹林
讓你舐舐自己裂開的腰身上的鮮血？
我伸首探視
看看你那不倦的險峻的胸膛上的
那個怒氣沖沖的深淵，
我感到了不停息的水在淒慘地跳動；
我感到每一下的跳動
都象是一個伸脹中的汪洋，
都象是一個抽縮中的汪洋，
都象是一個團團轉的汪洋，
都象是一個反復漲落的汪洋。

人們已經知道了这个，看到的
有長着桃花心木般的肩膀的黑白混血女人，
有帶着黑白混血女人般的肚子的吉他；
把这个再三复述，看到这个的
有海港上的黑夜，在这里，
一艘死了的帆船，
在辽闊的馬口鐵般的天空下航行。
知道了这个的有鼓兒和鰐魚，
有汽車司机，有海关的
稽查員，有猎奇的
外国游客；
学会了这一点的还有那个
瓶底淹沒一顆星星的酒瓶；
学会了、看到了这一点的
有那条住着一个百岁嬰孩的街道，
有甜酒、酒吧、玫瑰花、水兵，
还有那个胸前刺着一把
燒酒澆成的利劍
神出鬼沒閃过的女人。

古巴，我看着你的甘蔗
在呻吟，在热望中生長，
長長的，象一声長嘆一样長。
在空气当中，
我吸到你燃燒着的苦烟：

野心用它无穷无尽的号角
所召集和约会来的群魔，
都在这里伸直了身腰，
然后化为一陣陣細微的閃光。
那个靠爆炸为生的怯懦的青年人，
在那边以自己黑色的爆藥为衣服，
一面杀人一面咧嘴微笑；
还有那个打雷的大亨，曇花一現的朱必特，
处处受人操縱的大官，
傾刻之間福星高照，向上爬呀，爬呀，
等到他最得意洋洋的时候，
他却象站在浮云尖端的走繩索演員；
唉！也是在傾刻之間他向下掉呀，掉呀，
跌到岩石上粉身碎骨，
变成一个无人致悼詞也无殮布的尸首。
那边还有那只貪婪饕餮的秃鷹，
把爪子深深插进腐肉当中，
还有那位佩帶肩章和袖章的將軍，
不發一槍就爬上了俄林波斯，
还有那个脑筋發霉的博士
总是把背对着春天……

我們的邻居就在外面。
他有电话和潛水艇。
他有一支野蛮的艦队，一支野蛮的

艦隊。他有一座黃金的大山，
有一個瞭望台，還有一大群
禿鷹，和一大堆烏雲似的士兵，
他們盲目，耳聾，把他們武裝起來的
是恐懼和仇恨。（這鄰居的那面
沾滿血污的旗幟，發出一陣
病態的惡臭，使飛過的蒼蠅
也不禁在此停翅。）鄰居就在外面，
他周圍是一群黑夜出巢的
野獸；他派出大使，
罐頭牛肉、拳擊選手，
護航隊、子彈、螺絲帽、軍火走私商，
淫蕩的花花公子，
糖廠的飛輪、已經冒煙的
煙囪、鞣皮造成的鞋子，
口香糖、深色的煙葉、汽油，
颶風、忽冷忽熱的氣候；
當然還有一項，
那就是海軍陸戰隊，
因為有時候開火射擊很有用處。
還有什麼，還有什麼？破碎瞎眼的田野
在敵人的鞭笞之下，
把自己的暗影傾瀉到路上，
墮落的、沒有前途的城市，
在夜總會里穿著絲領禮服，或者慢慢地

胶粘地，沉在寒热病和医院之中，
那里面許多注定做牛馬命运的人，
正在对生命的梦想中死亡。

只是这样嗎？——联結在一起的
嗓子 and 嗓子都这样問。

这里面有赤足的胡安，
他在夜里仍然等待着白天。
这里面有山乡的胡安，
他在吉他上彈出植物般的嘆息，
唱出單調和复調的歌声。

这里面有黑人胡安，他是
白人胡安的兄弟，两人是手足。
这里面还有人民胡安，他是
我們遍布各地、数量众多的血：
我帶着我的歌声，
你帶着你的玫瑰，
你帶着你的微笑，
你帶着你的目光，
甚至你也帶着你尖銳的
泪珠——每一滴泪就是一把劍。

人民胡安开口了，他說：
——崇高的馬蒂，点亮你的藍星吧。
用你偉大的舌头把海霧劈开吧。

在山上点燃起你神聖之火吧。

人民胡安开口了，他說：

——鋼鉄般的馬塞奧^①，友好的利劍，

亮光、响鐘、鏡子，

你負着伤前进，我踏着你的血紅足迹。

如果再来一次佩拉列霍^②战役，

那就可以拿厉害的火焰来燒焦敌人；

不是燒那已衰老馴服的敗獅的皮，

而是燒那只血污的梟鳥的翅膀。

它从北方的高处向四面八方散播出

死亡，蛆虫和死亡、十字架和死亡，

眼泪和死亡、死亡和坟墓，

死亡和細菌、死亡和刺刀，

死亡和馬鎧、死亡和蹄鉄，

秘密武器之下的死亡，

受伤孤單而死者的死亡，

戴着綠叶花冠的青年的死亡，

清白无辜的敲鐘者的死亡；

預先的、預定的死亡，

它在拉斯·維迦斯^③已經試驗过，

① 馬塞奧 (Antonio Maceo, 1848—1896年)：古巴革命軍將領，在独立战争中功勋卓著，有“青銅巨人”之称，战死于蓬塔·布拉瓦 (Punta Brava)。

② 佩拉列霍 (Peralejo) 战役：1895年7月13日，古巴革命軍在馬塞奧率領下战胜西班牙占領軍的战役。

③ 拉斯·維迦斯 (Las Vegas)：美国地名，美国政府曾在該地进行过多次的原子彈試驗。

出动了噴气式飞机和盲目的炸彈。

人民胡安开口了，他說：

——唉，我們的前进在昨天
仅仅走了一半路程就停了下来；
来了一个阴險的打击要把我們打倒，
这个阴險的打击抑制住了前进的冲勁。
但是做兒子的一旦看到了
刻在大理石上的父亲的姓名，
那么他虽然繼承了父亲的枷鎖，
但也隨身帶着他父亲的
鋼鉄般的心：这颗心
象一朵青銅的花在他胸前閃亮。
英雄的孩子迎着阳光，
头上戴着复仇的玫瑰花，
用这些花的亮光武装起来，
又恢复了昔日的进軍：
塹壕、雉堞、城牆，
鋼刀在砍劈击刺，
在夜里發出純潔的火光……
馬塞奧穩然在自己的天頂上閃明，
崇高的馬蒂也点亮起自己的藍星。

赫苏斯·梅南德斯*挽歌

(1948—1951)

——給拉薩罗·培尼亞①

……他的武装

是勇气多于钢铁。

——龔哥拉②

株株的甘蔗来来去去，

拚命地揮动着

它們的手。

它們向你通知死訊：

* 赫苏斯·梅南德斯(Jesús Meréndez)：古巴共产党员，糖业工人领袖，在古巴以及整个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反动统治者把他看作眼中钉。1948年1月22日，反动政府指使一名陆军上尉用手枪暗杀了梅南德斯。这件事引起了古巴与拉丁美洲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怒与抗议。

① 拉薩罗·培尼亞(Lázaro Peña)：古巴工人运动领袖，拉丁美洲工联副主席。

② 龔哥拉(Luis de Góngora y Argote, 1561—1627年)：西班牙古典诗人，风格自成一派。

一声枪响，背被打穿。
它们向你介绍了那位
有铅弹、皮套和牙齿的上尉：
他有爪子和下颚，
有莽丛和热带长出的眼睛；
这位上尉就坐在自己的手枪上。

这些甘蔗
拼命地
挥着手，
用这么大的声音呼唤你，
把这件事说给你听！

他就在那边，
半开的嘴流着口涎，
马上就要跳的姿势
已经把带电的皮肤塑成了象；
这位上尉就坐在自己的手枪上。

他就在那边，
鼻孔使劲嗅着
你那些最靠近的
几乎流光了血的血管；
他眼睛注视着你的肺，
他的仇视直对着你的声音，
这位上尉就坐在自己的手枪上。

甘蔗，
在拚命地
揮动着
它們的手，
通知你。

你在它們当中行走。你保持着
自己軒昂的風采，在微笑，在發出光熱。
你那理直氣壯的聲音中激烈的糖分，
帶着一種夜間閃電的亮光，
從一個美國佬身上傳到另一個身上。

忽然，來了火藥的
一擊。吼聲的尖端，
遭到了爪子的襲擊；
那個有鉛彈和皮套的上尉，
那個有牙齒有鉛彈和皮套的上尉，
已經混身浸在你那不竭的
象海一般深的血泊之中。

二

……告發的証券很多。

——紐約《先驅論壇報》（金融版）

終于閃亮的血流了下來，
終于血管動脈破裂了，
溶化在蔗糖上所形成的酸水沼中；
這是一種減價的鮮血，
一天早上在紐約的
交易所里拍賣：減價出售的鮮血，
來自這條眩目的打字帶，
它爬動着毒害人們，
象一條無盡的滑皮長蛇，
上面刺上種種數字和罪惡。
一些證券漲了
或是落了半點。
一些未到期的債券
甚至得到了年息五厘的收入。
“古巴大西洋公司”，
昨天星期二，
舉例來說，
以二十九點五成交，
降了兩點。
“蓬塔·阿列格雷糖業公司”
收盤時漲了八分之一點。
《華爾街日報》宣布：
“明尼蘇達與安大略紙業公司”，
比上一年
多賺了四百萬。（《紐約時報》

在鼓掌欢呼：我們干得好！）

道·琼斯用專电报导說，

“費德斯·貴岡公司”

已經撤回了承包申請書，

以便进行共同的行动。

“古巴鐵路公司”

十分積極而坚决。

“穆林斯制造公司”

从陆軍方面得到了大笔訂貨，

要制造大量的炮彈。

总之，各种行情是：

“古巴公用公司”，

开盘 5 点，

收盘 $5\frac{3}{8}$ 点。

“西印度公司”，

开盘 69 点，

收盘 $69\frac{5}{8}$ 点。

“联合果品公司”，

开盘 31 点，

收盘 $31\frac{1}{8}$ 点。

“古巴美国公司”，

开盘 21 点，

收盘 $21\frac{3}{4}$ 点。

“福斯特·威尔士公司”，

开盘 40 点，

收盘41 $\frac{5}{8}$ 点。

忽然間，

一声巨雷打碎了脆弱的屋頂，

一道电光

从那个低矮的硝烟的天

落到充血的大厅：

梅南德斯的血，今天收盘时

150 $\frac{7}{8}$ 点，行情看涨。

这里的一大群

商人，

高利貸者，

应声虫，

私刑專家，

刀笔吏，

警察，

监工头，

拉皮条專家，

信差，

告密專家，

股东，

奴隶主，

杜魯門，

麦克阿瑟，

宦官太监，

小丑，

賭棍；
这里的一大群
干巴巴的人
耳聾的人，
瞎眼的人，
无情的人；

这里的一群人站在那高高的
植物般的壮士的裂开的背旁边，出卖着
哀伤的水泡，叫卖着
有价可减的血块，那个被支解的
叛变者的神經和骨头；
这是对那已被蛀穿了的
肺叶上的又一下嚙咬。
上尉躲在奖章背后，
蹣跚在僕役号衣里面，
一心想着小費酒錢，
声音象馬刺一样低：

——Please, please, Come on. ladies and
gentlemen,

Oh pleas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①

最后，这陣小心翼翼的、带金屬声的嘆息在下午的一份报
紙上透露了出来：

① 英語：請，請！来吧，女士們和先生們！啊，請！来吧！来吧！来吧！

“虽然昨天的利潤十分惊人，但是一百六十万股的这个比較低的数目，足以使人深思。虽然举出了种种不同的原因，但似乎十分可能的是：好轉是属于技术性的，能否成为最近趨勢轉变的結果，要看平均数能否超过从前的最高紀錄……”

上尉动身到兵营里去，
有一支带着凝血的針
刺着他的双眼。

三

我們当中有誰沒有受到
这个野蛮生番的欺凌？

——洛貝·台·維加^①

瞧瞧这个仇恨的上尉，
一边是兀鷹，一边是毒蛇，
一陣痛苦的呻吟声在寻找着他，
一陣金屬質的風在籠罩着他。
他紫色的面孔消失在
一陣火藥味的狂風之中；
他騎着馬，在黑夜中出發，
但是死神仍然追赶着他。

① 洛貝·台·維加 (Lope de Vega, 1562—1635年)，西班牙古典剧作家。

他的左輪手槍在那邊
同他的刀子在交談。
四支步槍在替他守衛着
他已睡入的深沉的好夢；
一堵高牆是個自由的監獄，
給與他以堅固的避難之所；
啊，上尉，警衛森嚴的人！
但是死神仍然追趕着他。

他母親花了整整九個月的時光，
把他凶狠的人間輪廓塑造成形，
她雖然咒罵他十二個月，
但也為她哭十二個月。
她把一座由紅色眼淚凝成的
淒慘的水的橋梁伸到他面前，
上尉越過這座橋逃走，
但是死神仍然追趕着他。

他母親給了他以狼的牙齒，
又在夢中給他穿上天使的外衣，
瞧着他固定的目光在燃燒，
瞧着他在慢慢流的唾涎中滾轉。
她降臨下來，在樹林中尋找
一個供他躲藏的安全巢窩：

上尉一直逃到树林里去，
但是死神仍然追赶着他。

一个长着金黄嫩鬚的青年人，
身上有綠色的树干和綠色的叶子，
他把自己的声音傾注到風里去，
为他自己得到的血而哭泣。
唉，血啊（他嗚咽地說），
你灼得我多厉害，多痛！
上尉惊叫一声就逃走，
但是死神仍然追赶着他。

有人从自己爱情的玫瑰花中
送了一朵最狂热的給他，
不料編織出了一个暗黑的殘酷的王冕，
尽管她編織的时候十分害羞不好意思。
她的心在閃閃發亮，
亮在前額的大黑夜当中；
上尉沒有看見她就逃走，
但是死神仍然追赶着他。

披头散髮的騎師在馳騁，
穿过層層黝黑色的甘蔗；
他边走边揮舞着磷火的皮鞭，
經過哪里就燃起了哪里仇恨。

赫苏斯·梅南德斯在微笑，

黎明正从他的肺里出现：

上尉快马加鞭地逃走，

但是死神仍然追赶着他。

四

胸前的一颗心，

罪行不能玷污它。

——普拉西多①

赫苏斯是个潇洒的黑人，又是个伟人，象一根紫檀木的手杖，他有一副洁白而文雅的牙齿，因此每当他一张嘴，就好象出现了黎明。

赫苏斯有时候双眼发出悲哀而温柔的闪光；有时候可以听到他的眼睛里有汹涌澎湃的水声。

赫苏斯说 carro, rio, ferrocarril, cigarro② 等字的时候，好象一个法国人不肯忘记自己童年时代永不消失的语言一样；

但他是古巴人，他的父亲曾同马塞奥谈过话；他的父亲在肩头上带着一颗金星，一颗熾烈燃烧着的星……

① 普拉西多 (Plácido)：是古巴诗人瓦尔德斯 (Gabriel de la Concepción Valdés 1808—1844年) 的笔名，他因参加秘密革命活动被杀害。

② 这几个西班牙字意为“车、河、铁路、雪茄”，都有一个卷舌颤音的rr。在法文，r不是卷舌头，而是震动喉头发音。

有一次我同赫苏斯一起在一次又一次的睡梦中走过他那个省份，许多人在那里会心地向他点头打招呼；他那个省份有许多人向他喊叫：啊！赫苏斯！仿佛他们一直等他来等了好久；当时可以看见他讲话，不用讲坛，而且紧紧靠近他们，甚至可以数得出他们的毛孔，嗅到他们发酸的、潮湿的皮肤的气味。接着可以看见他坐到他们的餐桌前，桌上有白米饭和酱色的肉；桌上没有酒，也没有桌布，他就主持他们这一顿饭。赫苏斯出生在他那个岛的中央，现在每当天晴的时候，都可以从海面看到他，身上盖着固定不动的云彩；爬上去，爬到他上面去，你们就可以从他的额头上看到他脚下的生命是多么喧闹地沸腾着，形成一阵阵无穷无尽的浪涛！

五

他再来寻找那个把他打伤了的人，
一看见，他就认出了这个人。

——埃尔西雅①

偉大的死者是不朽的：他們永遠不會死亡。好象是他們走

① 埃尔西雅 (Alonso de Ercilla y Zúñiga, 1533—1594年)：西班牙軍人，作家，1555年隨殖民軍到智利，回西班牙后写了一篇歌頌智利印第安人英勇反抗精神的長詩《阿魯加那》(La Araucana)。

了；好象是他們被帶走了，他們離謝了，溶解了。我們覺得那片最后填住他們嘴巴的泥土將會使他們永遠成為啞子。但是他們的舌頭在發脹，在長大；他們的舌頭張開，象是一顆粗野的種籽，生出了一棵龐然巨物的大樹，一棵長着羽毛和巢窩的硬樹。於是偉大的死者就在歌唱：圍着我們盤旋，不肯罷休，不肯離開，這些偉大的死者。是誰看見赫蘇斯倒下的？誰也沒有看見，連殺死他的凶手在內。他屹然站着，四周是反叛的甘蔗，憤怒的甘蔗。現在他在呼喊，發出响声，不肯停止。他走着一條沒有盡頭的路，這條路由精密的時間組成，充滿了細小時刻的塵土，象一堆精細的砂子一樣。你別希望赫蘇斯每年都在參神、念經和燒香之後給你祝福，聽你說話，因為他不能等這樣久才跟你說話。他永遠隨時同你談話，象家常的神明一樣，你可以摸到他那一跳一跳地抖動着的潤濕的皮膚，血管里有小小的火蝴蝶在振翼飛翔；他永遠隨時同你談話，象一個永不消失的純潔的朋友一樣。消失了的是另一個人。那個活着的人却是死人，他礦物般的固執只是垮台的預告，倒霉的先聲。那個活着的人是死人；他身上染紅了別人的血，說話沒聲沒氣，誰也不理會他，也不聽他。那個活着的人是死人；他一夜一夜地走，在空氣中拿着一口腐臭的水來威嚇人。那個活着的人是死人；他拿着一撮泥濘和腐土，象豺狗的胃一樣發臭。活着的人是死人；唉！你們真不知道，多少個金屬似的回憶，象錘子一樣敲擊着他，在他的太陽穴上釘上長長的釘子！

甘蔗——曼薩尼約^①——軍隊

① 曼薩尼約 (Manzanillo)：古巴奧連省的一個城市，重要港口，有許多糖廠。梅南德斯就是在这里被暗殺的。

子彈——美国佬——糖

罪行——曼薩尼約——罢工

糖厂——政党——監獄

美元——曼薩尼約——寡婦

葬禮——兒子——父母

復仇——曼薩尼約——割蔗

一大堆漩渦似的聲音包圍着他，打擊着他，或者突然間停住不動，緊貼在玻璃般的天空上。這是砍刀手、庄稼漢、割蔗手和鐵路工人的聲音。還有士兵的粗啞的聲音，他們把步槍緊握在手里，把嗚咽緊壓在喉頭。

我認得一個士兵，
赫蘇斯的伙伴，
他在赫蘇斯的腳下哭泣，
拿着一塊藍色手帕
來揩干自己的眼睛。
然後他唱出了這首歌：

飛過一只受傷的鴿子，
飛過了我的身邊；
它的一只翅膀赤紅發亮，
它就在眼前。

唉，我的朋友，
我一直同你手攜手：

你已經知道是誰開的火，
赫苏斯，反正決不是我。
有人在你的肺腑和心臟
留下了一顆鉛彈，
但不是我這個士兵，
不是我這個士兵，
赫苏斯啊，
耶穌在上^①，不是我！

飛過一隻受傷的鴿子，
飛過了我的身邊；
它的一只翅膀赤紅發亮，
它就在眼前。

我永不願意
數一數我的子彈匣里
是否所有子彈都齊全：
永不願意，上尉，
因為一定缺少
(一定會缺少)，缺少了
朝著一個純潔的心胸，
朝著一個純潔的心胸，
天哪，

① 赫苏斯 (Jesús)：西班牙語就是耶穌。這是雙關的意思。

带着仇恨射去的子弹。

飞过一只受伤的鸽子，
飞过了我的身边；
它的一只翅膀赤红发亮，
它就在眼前。

唉，知道凶手还在生存，
这是多么令人伤心！
但更令人伤心的是知道
他杀人原是为了吃饭。
所以他的饭会带有
(什么事情都是会发生的)
——一阵流下的鲜血的腥味，
——一阵流下的鲜血的腥味，
哎呀，
还有女人眼泪的气味。

飞过一只受伤的鸽子，
飞过了我的身边；
它的一只翅膀赤红发亮，
它就在眼前。

一只迷路的画眉，
死在山林当中；

我有一次看見一艘輪船
在茫茫大海當中沉沒。
但是代替那迷路的画眉，
唉，又有另一只前來歌唱；
代替那艘沉沒了的輪船，
代替那艘沉沒了的輪船，
我的天啊，
又有另一艘出港航行。

飛過一只受傷的鴿子，
飛過了我的身邊；
它飛着，飛着，
飛着，就在我眼前。

六

照耀着征服他人的捷徑，
自由神在紐約舉起了她的火炬。

——盧本·達里奧^①

赫蘇斯工作着並且梦想着。他走遍他的島，但他有時也乘坐一艘巨大的火船離開這個島。他經過那些可怜的甘蔗，彎身

^① 盧本·達里奧 (Rubén Darío, 1867—1916年)：尼加拉瓜著名現代派詩人與文學批評家。

俯察它們的香甜的悲哀，他同被摧殘的砍蔗工人談話，鼓勵他們，支持他們。忽然到了許多電報、消息、聲音、海上訊號，說蘇里亞^①的那些滿身浸滿了油污的工人，曾經看到他數着那石油鑽孔機，象一只苦鐵制成的鳥一樣把岩石啄了多少下，一直啄到它的岩心。從智利來的消息說，赫蘇斯訪問了塔拉卡巴和托科皮雅^②的陰暗的硝礦場，那邊連風也是由熾熱的石灰、致人死命的塵埃構成的。馬格達列納河^③的船夫們說，當他們在椰油般的陽光下沿着這條大河運載他的時候，赫蘇斯記起了考卡河^④谷的逆來順受的香蕉和奴隸般的咖啡，還有那個被囚禁在加勒比海這個強盜海的船上的悲慘的黑人。德薩林^⑤從紅橋喊叫說：“叛變，又是叛變！”，把他介紹給瘋狂而悲哀的德菲蕾，她曾在那蒼蠅滿天飛的海地守護過他的亡靈。里約熱內盧的小山和郊區小鎮都在沸騰，因為那邊宣布了赫蘇斯已經和別的勞動者一起坐着雷奧波爾丁納的輕便火車來到。波多黎各把自己身上的鎖鏈給他看，但又舉起了被火藥弄黑了的拳頭。墨西哥的一個印第安人，不宣布自己姓名，說：昨晚他到了我家裏。有時候他停留在那出產精緻而血腥的銀子的秘魯。或者是直

① 蘇里亞 (Zulia)：委內瑞拉的一州，首府為馬拉凱波 (Maracaibo)，盛產石油。

② 塔拉卡巴 (Tarapacá)：是智利最北的省份，首府為伊基凱 (Iquique)；托科皮雅 (Tocopilla)：是智利安托法加斯塔省的城市，均富天然硝礦。

③ 馬格達列納河 (Magdalena)：哥倫比亞的大河名。

④ 考卡河 (Cauca)：哥倫比亞的大河名。

⑤ 德薩林 (Jean Jacob Dessalines, 1758—1806年)：海地的黑奴，起義推翻了法國將軍羅香波 (Rochambeau)，自立為海地皇帝，後來在一次叛亂中死於紅橋 (Puente Rojo)。

下我們地圖的南端，同那些大莊園的雇工合在一起，用莊嚴的
吉他聲伴奏他們理直氣壯的申訴。現在他飛出了那條從折斷的
地峽一直伸展到阿茲台克^①的邊緣的火山的長帶，美洲正是用
這條長帶來保衛自己那個被“聯合果品公司”所摧殘的肚臍，
他飛到哪里呢，正在往哪里飛呢？他現在飛着，沿着油滑的、
彈性的空氣，沿着油膩的空氣，沿着美國濃厚的空氣，沿着這
陣黑煙上升。一陣大響聲使他的目光轉過來瞧瞧花天酒地的華
盛頓和紐約的燈光。

他在那里看到美國一舉手
舉起了黑金屬的酒杯；
狂暴的氫氣的黑酒杯，
山姆叔叔就拿它來敬酒。
頭蓋骨小小的淫蕩的猴子，
在它的餐桌上叫嚷：為死亡干杯！
一群日暮黃昏的人齊口合聲回答：
為死亡干杯，為死亡干杯！

山鷹撥起一陣凶暴的邪風，
從一個海洋望着另一個海洋；
死尸般的人們披着面罩跳舞，
敲打着送喪的鑼鼓，
點起了那三個不祥的字母，

① 阿茲台克 (Azteca)：古代墨西哥地區的印第安部落。

表示他們是三K党，
齐声向南方發出一陣叫嚷：
为死亡干杯，为死亡干杯！

那条制造美元的街道在燃燒，
燃起一場熊熊的大火。
化学液体在曲頸瓶里沸騰，
瓦斯气体使人呼吸窒息，
吉姆·克劳在一个坟墓边兴高采烈。
林奇前来向他致敬。
两人之間揚开了一条鞭子：
为死亡干杯，为死亡干杯！

窩克^①紧紧坐在馬背上，
咧嘴發出金石般的冷笑。
他在自己花园里种植炸藥玫瑰，
拿瀝青来当水灌溉：
他梦想看見脫掉皮肉的骸骨，
梦想看見成河成渠的鮮血：
軟帽底下的是一个野蛮的念头：
为死亡干杯，为死亡干杯！

① 窩克 (William Walker)：十九世紀美国冒險家，曾多次干涉中美洲事务，于1860年被洪都拉斯人槍決。

赫苏斯听到了这敬酒詞，这些可怕的字眼，这漫长的雷声，但是并没有把脚步轉回来。他繼續前进，伴随着他的是一首象一片海洋那样寬闊和高超的歌曲。詩人惠特曼在那里，拿着橙色的手杖，長着一臉深水般的鬍子，象一条棉花的太河。还有第四个东方賢人卡維尔^①，手里拿着自己發明的一顆星星。唉！但是有时候歌声中断变成为一陣叫嚷，于是从馬丁斯維尔^②升起一道在魔鬼的火爐里文火燒熟的皮膚發出的干烟！那边底下就是美国南方苦味的土地，那边的黑人被燒死，被粘上羽毛杀死，被强奸死，被拖死，被放血弄死，被吊死，尸体悲惨地挂在一个可怖的塔楼上。爵士音乐^③在泪水中开始；它咬着自己音乐的厚嘴唇，等候着初审的日子，到时它的短調的节奏会象一条金屬蛇一样紧紧纏住压迫者的脖子。殘酷的劊子手們，冷酷的杀人犯們，放心跳舞吧！就在你們鞭子的黃光下，在你們胆汁的綠光下，在你們篝火的紅光下，在杀人瓦斯的藍光下，在你們這堆腐臭垃圾的紫光下，跳舞吧！就踩着你們那些牺牲者的尸体跳舞吧，等到他們怒气冲冲地回来，你們是逃不掉的！还可以听到，我們还听到；馬丁斯維尔的長鳴声

① 卡維尔 (Jonathan Carver, 1710—1780年)：美国旅行探險家，曾深入密士失必河地区。

② 馬丁斯維尔 (Martinsville)：美国維吉尼亞州的一个市鎮。1949年这里有七名黑人被誣告强奸了一个白种妇女，被无理判处死刑。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保衛公民自由大会發起了强大的声援运动，国际进步人士也纷纷抗議，該州当局数次被迫延期执行死刑。到1951年2月2日与7日，当局不顾国内外人民的抗議，悍然用电椅将这七名黑人处死。

③ 这里說的爵士音乐 (jazz)，是指黑人原有的民族音乐，現在美国流行的下流的黃色爵士音乐，是对黑人音乐的一种歪曲。

还在响，还在升起，还在燃烧。马丁斯维尔的七个黑人的声音把赫苏斯的名字叫了七次，请他到马丁斯维尔来，用七个象七把戈矛似的愤怒的呼喊声请他，用七下象七块火山石似的硫磺的碰击声请他到马丁斯维尔来，七次请他替他们报仇雪恨。赫苏斯什么话也没说，但他的眼睛里有一阵庄严的许诺的亮光，就象镰刀在收割庄稼时被太阳光晒伤一样；他举起自己那象坚固的锤子那样强壮的拳头，他在前进，后面跟随着他的是一些坚硬的喉咙，用一种新的语言唱着一首象一片海洋那样的高而宽阔的歌曲。赫苏斯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他要求的不是祷告，而是斗争；他需要的不是神甫，而是同志；他筑起的不是教堂，而是工会：谁也杀死不了他。

七

雄鸡初啼，晨曦破晓。

——《熙德之歌》^①

他的手指多健壮！
他从梦中伸出多尖利的指甲！
就在他们企图毁灭他的皮肤，
亮光、骨头、咽喉的那处
空中的低陷地区，
他那稳固的亮光正在闪烁。

① 《熙德之歌》(Poema del Cid)：西班牙古代著名英雄史诗。

我們看見了他，大家都会看見他
呼喊着經過甘蔗丛中，
或者象一个旋渦那样停止不前，
或者往下去，往上来，
或者象一塊永恒的錢幣，
从一只手滾到另一只手，
或者在馬路当中
燃燒成緩慢的火焰，
或者向人羣組成的江河，
向大海，向人羣的湖沼，
投擲歌曲的石塊，
引起一圈圈音乐的漣漪。
这是复仇的音乐，
是象聖歌一样載在肩头上的音乐！
他的声音在这里陪伴着、督促着我們。

我們把他的声音
象一朵失眠之花那样来挤压，
它挤出了一种苦味的汁液，
發出了一种潮湿的气味，
一种尖形字眼的水，
这些东西在風中找到了
呼声的道路；
在呼声当中找到了
歌唱的道路；

在歌唱中找到了

烈火的道路；

在烈火中找到了

黎明的道路；

在黎明中找到了一只紅公鷄，

火藥的公鷄，一只金屬的公鷄，

它揮動自己的翅膀來傳播黎明。

來吧，來吧，你們會來到這

高高的塔頂，鐘和敲鐘的人啊；

來吧，我們將是

合在一起的金屬和骨頭，

一起歡迎纖細的、盼望已久的

根苗茁長的黎明；歡迎一顆新星的

驚人的發現。

我們將是合在一起的金屬和骨頭，

一起歡迎飛翔中的人民之鴿，

和空中那無主的翠綠新枝；

還有那裝滿了新割麥穗的

大車。

還有那銅鐵與玫瑰的

莊嚴的顏容：

我們將是合在一起的金屬和骨頭，

一起歡迎那最後的行列，那勝利的

寬闊的大遊行。

到那时候，
甘蔗的將軍就会来临，帶着他那
用一陣大閃电制成的宝劍；
到那时候他就会来临，
騎着一匹水与烟的駿馬，
以緩慢的微笑作出緩慢的招呼；
到那时候他就会來說話，
赫苏斯会來說話：
——看呀，这就是不帶泪水的蔗糖。
他会說：
——我回来了，不要害怕。
他会說：
——旅程很長，路很崎嶇。
有一棵树靠我伤口的血長了起来。
树上有一只山鳥在歌唱着生命，
流轉的鳴声宣布了早晨又来临。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纪廉诗选

作者 = 亦潜译

页数 = 1 4 7

S S 号 = 1 0 9 8 8 2 7 3

出版日期 = 1 9 5 9 年 0 9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